

## 辽河口,水与陆的缠绵

素 素

从大连出发前,雪花正漫天飞舞,抵达盘锦时,遍地一片沉静的白。大连至盘锦,坐高铁不到一个半小时,可见在同一时刻,两地下的是同一场雪。

以前曾多次来过盘锦,却没有见过它冬天的样子,尤其是雪后的样子。正因为刚刚下了一场雪,以往我所熟悉的那种荒凉,已经被我不曾见过的另一种荒凉替换了。

盘锦在下辽河平原南端,渤海辽东湾北岸,它也因此成为辽河与大辽河入海口。亿万年前,盘锦曾是燕辽古海的一部分,我从辽西古化石上看到,曾有成群的热河狼鳍鱼在碧波间游出最初的泳姿。之后便是喜马拉雅运动,大地褶皱,山海沉浮。再后则是辽河携着上游的泥土与时光奔向渤海,在入海口堆积出新月形的冲积扇。

这是大自然恢宏而缓慢的缔造,也是河流献给海洋最后的礼物。河口不仅是一道道由水线划出的大地肌理,更是一场以时间为幕的关于诞生与消逝的神秘仪式。于是,被辽河贯穿而过的盘锦,自带一种亘古的洪荒之气。

有意思的是,盘锦不是我的故乡,但我每次来到盘锦,它都给我一种老家或祖宅般的归属感。这次也一样,感觉甚至更加

强烈。我的感觉是及物的,指向辽河口湿地,指向湿地上的芦苇。它不只是自然生态,也是人文历史。此刻,在雪后的辽河口,它们走向了我,我也走向了它们。

湿地是地球之肺。正因为有许多肺叶在大口呼吸,而让这个巨大的人类所在的球体仍可以在昼夜之间正常旋转,代表四季的风霜雨雪,也仍可以在南半球和北半球循环呈现。

据我所知,在东北地面上,大自然就至少赐予了三大块具备肺脏功能的湿地。而且,它们是天造地设,或者说,它们是世界原稿,因为至今仍有迹象表明,它们绝非人工所为,亦非文明所创。只不过,湿地的历史太悠久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风景,一是大自然自主退化后的草稿,二是经人类之手修改过的成稿。

三十年前,我去过三江平原。彼时,它已经成为北大荒垦区,生产建设兵团已经用镜头和拖拉机把塔头墩深耕成了黑土地。然而,因为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依然在此川流不息,因为它旁边还有一座蓄了太多水的兴凯湖,广袤的三江平原仍然是中国最大的一片淡水沼泽区。

也是三十年前,我接着又去了相邻的

松嫩平原。它是晚中生代以来发展形成的凹陷盆地,因为有乌裕尔河和嫩江在这里流淌,在这片平原上便有了世界闻名的扎龙湿地。好在它已经成了自然保护区,少有人工色彩的惊扰。

辽河平原在东北南部,虽然距我所在的大连很近,在三大平原中却是我最近游走之地。辽河平原,以辽河冠名。辽河有东西两大支流,当它们带着上游山地赋予的最初的奔涌力量,在群山退去的下游平原铺展开来,便与密如蛛网的细小支流共谋,在下辽河平原形成了“南北一百里,东西二百里”的“辽泽”。因为它是横亘在中原与东北之间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每当傍海道被辽河和辽泽阻断,商旅与军队就只能辗转燕山深处,穿越大凌河谷,便踏出了一条著名的辽西古道。明清之交,因为辽泽隐去,而有了辽河口湿地。就是说,辽河口湿地,其实是辽泽的续篇,前者退去,后者登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辽河口湿地,以及辽河口与辽东湾的相遇,构成了一种具有哲学光芒的荒凉。

辽东湾是辽河口的终点,也是渤海最大的一个湾。从第四纪以降,辽东湾的岸线曾因三次海侵而发生三次改变。也正是这一次次的海侵与海退,塑造了辽河口独

特的湿地生态,也让辽河口有了一种水与陆相生相守的缠绵悱恻。

三次海侵,三次退去,渤海如同陆地一位执着的恋人,在千万年的时光里,一次次拥抱这片土地,又一次次轻轻放手。每一次海浸,都在辽河口的地质层里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或是一层带着贝壳的海相地层,或是一段富含盐分的沉积岩,或是一片被海水打磨过的淤泥质滩涂。

现在是孟冬季节,辽河口裸然而开阔,深水处尚未结冰,积雪给河岸镶上了厚厚的白边。苍茫之中,河水流向大海的背影,依稀可见。浅水外,有薄冰在日光下闪着白光,便想起了前不久看过的一部电影《在西伯利亚森林里》。一个年轻的法国人为了逃离巴黎的喧嚣,独自来到冬天的贝加尔湖边,住在买来的一座小木屋里,每天就为了看森林的苍茫、冰雪的肆虐,然后一个人在贝加尔湖冰上自由滑翔。

此刻,辽河口与贝加尔湖有几分相似。我明显感到,开阔的空间能给予我嘴上无法表达却内心真实存在的东西。我甚至想,如果天气再严寒一些,如果我也像那个法国青年一样在辽河口的冰面上飞驰,一定会治愈城市生活给予我的封闭感和短视感吧。

## 年味儿飘香

王景慧

在我儿时记忆中,从农历腊八开始,乡亲们便忙得脚不沾地,恨不能将整个腊月“挤破”。当时有一首童谣:“小孩小孩你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那时,能吃上肉是一件奢侈的事,大伙儿便将这一念想寄托于过年。“有钱没钱,杀猪过年”成为乡下老家流行的风俗。我家自然也不例外,杀年猪这天,爸妈会操办两桌杀猪菜,招呼杀猪的、帮忙的,还有家中长辈、左邻右舍等,大家欢天喜地坐在一起,肉香味儿、酒香味儿、人情味儿……交织成醇厚的年味儿,至今萦绕在我的心头。

在乡下老家,“扫扬尘”是每年春节前的一项“标配”。即腊月二十四这天,扫除各个房间里的灰尘,以及角落里的垃圾杂物等。因“尘”与“陈”谐音,“扫扬尘”寓意“陈陈布新”。“扫扬尘”这天,我们全家老小一齐上阵,个头高挑的妈妈挥舞着长扫帚,将屋顶、门窗、灶台,还有柜子下面的犄角旮旯,一处不漏地扫干净。厨房可是重中之重,那时我家做饭烧柴火,油烟灰尘格外多,尤其是灶台附近墙壁上的油烟,黏糊糊的实在难擦。妈妈用蘸了洗衣粉水的丝瓜瓤一点一点地擦,丝毫不嫌麻烦。次日,妈妈打好糰糊,再全家上阵,将两个卧室的墙面与顶棚用大白纸裱糊一遍。

清扫完屋子后,最重要的事就是贴年画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年画可是家家户户过年墙壁上必有的装饰,它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望。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年画是多彩的、艳丽的,红得像燃烧的火苗,黄得如闪光的金子,蓝得似无垠的大海。年画内容丰满,喜庆娃娃画中,胖娃娃脸蛋圆滚滚的,像熟透了的大苹果,手里还抓着一大鲤;嫦娥奔月画中,嫦娥衣裾飘飘,好像真能飞到月亮之上;花卉动物画中,牡丹花开得比碗口都大,孔雀开屏像一把五颜六色的大扇子;劳动场景画中,人人眼里透着光,将火热年代人们朝气蓬勃的样子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白纸裱糊的墙上,将崭新的年画往上一贴,整个屋子都弥漫着过年的欢乐。

### 微小说

赵童彤听老爸在客厅里喊:“你现在怎么这么不可理喻,怪不得别人都说你特性儿呢。”他“啪”地将鼠标一摔,一个箭步冲出卧室。

老赵见儿子一脸气愤地冲进来,立刻尴尬地松开拽着老伴儿的手。

“爸,你想干什么?怎么这么说我妈!”

“你问你妈。”老赵气哼哼地说完,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嘭的一声关上门。

“妈,你咋把我爸气成这样?”

“你爸刚才非让我跟他一起站桩,我说,‘我还有几个邮件没发完,今天不站了’,谁知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你爸急了,一把将我 from 电脑旁拽起来,说‘你说你这么大了,咋就不知道哪轻哪重?邮件什么时候发不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我这是为你好’。”

童彤听母亲惟妙惟肖地学父亲说话的语气,绷着的脸一下子松弛了。他将母亲额前凌乱的发丝往后捋了捋,说:“妈,你心可真大,这会儿还能学爸的口气说话。”

童彤妈小曼见儿子笑了,伸出手轻揉了揉几下他的头发,低声道:“儿子,你爸更年期了,最近他总说自己心脏偷停,我陪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有轻微早搏,开了点

药就回来了。我又私下问过几个医生朋友,都说没事,但你爸还是有些焦虑。你呀,没事多回来几趟,陪他聊聊天。”

童彤今年30岁。早在他刚参加工作,父母就在他单位旁边购置了一套房子,既是为了他上下班方便,也想着他让他学会独立生活。刚搬进新家的那段日子,他真有如鸟入山林,自在得很。可渐渐地,他回家的频率越来越高。从最初一个月不见人影,到后来每周总要回来住上一两天。他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吃惯老爸做的菜,也许是他在家住和自己独居也没什么不同,也许……他不太愿意承认,一个人住终究还是要自己收拾屋子;又或者,在那些安静的夜晚,他偶尔会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孤独。

童彤回到自己房间,对着电脑屏幕发了会儿呆。爸真是太过分了,针鼻大点儿的事,至于跟妈吼那么大声吗?他心不在焉地晃了下鼠标,目光落在原木色电脑桌的划痕上——那是他小时候用手指甲在上面来回刮蹭造成的。那时,母亲总是一边用牙膏细细擦拭,一边念叨:“这桌子是你爸花不少钱买的,划坏了不好看,脏了还不擦。”

童彤心里越发为母亲鸣不平。他不想

明白,妈怎么能对爸现在这臭脾气一点儿不在意呢?不行,我得搬回来住,看着点爸,不能让他欺负妈。

第二天,他早早起床,想早点去单位再检查一遍昨天写的报告。一出卧室门,见老赵正在厨房准备早餐,他走过去想看饭做好没,竟发现老妈站在老爸身后偷偷地笑。这场景,他小时候也见过,却从没放在心上。可这次,心里竟好像被什么撞了下,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下班后,童彤回自己房子拿了几件衣服和几本最近看的书,也没跟父母明说,便搬回家住。见他每天都回来,老赵和小曼也没问为什么。童彤自小学学习成绩就好,性格偏内向,老两口对他一向很宽松。虽然没少因为他吵架,但仅限于他俩互相吵,基本不联合起来教训他。唯一一次是在高二那年,他放学后偷偷去网吧,小曼找了好多地方才把他找回家。老赵劈头盖脸冲他喊了一通,小曼则冷着脸一言不发。等老赵骂完了,她说:“童彤,家里有电脑吧?妈妈爸爸从不限制你上网查资料吧?即便是你偶尔偷摸玩会儿游戏,妈妈爸爸也没指责过你吧?你为什么偏得去网吧呢?一旦你养成习惯,那将会成为影响你未来的坏

习惯。别的事妈妈可以不管你,但绝不会纵容你越线。你要敢再去,妈妈永远不理你。”童彤知道,母亲这回真生气了。自此,他再没去过网吧。

搬回来后,童彤发现爸妈拌嘴的次数越来越多。可奇怪的,是两人一起逛早市的次数也跟着多了起来。一天,趁老赵跟朋友出去喝酒,小曼来到他房间,帮他收拾屋子。正擦电脑桌时,童彤忍不住问小曼:“妈,你和我爸现在怎么总吵架?我小时候也没见你俩这么吵过。”

小曼手上没停,只是笑了笑,说:“儿子,哪有舌头不碰牙的。你没发现,你爸最近越来越磨叨?他这年纪啊,正是生理和心理都在变化的节骨眼,咱得让着他点,陪他安稳地把这一两年度过去。”说到这里,小曼摸了摸桌上的划痕,满怀深意地看了一眼儿子,继续道:“妈现在想明白了,这婚姻啊,就像你的电脑桌,要保持它的原色,不仅要保持通风、干燥,还要及时清理划痕里的污渍。等你将来成家就明白了,这里头的学问,大着呢。”

童彤哑摸着母亲话里的意思,突然想,要是找一个能像老妈这样,懂得“原色”的女朋友也不错。

## “读者最喜爱的2025年度美文”出炉

备受关注的“读者最喜爱的2025年度美文”读者投票活动于近日落下帷幕。这场以文字为桥,以热爱为翼的文学盛事,不仅汇聚了来自各地创作者的赤诚之作,更收获了广大读者的踊跃参与和深情回响。最终从众多佳作中票选出散文随笔类作品10篇、微小说类作品5篇、诗歌类作品5篇为“读者最喜爱的2025年度美文”,为2025年的文学园地留下温暖而厚重的印记。

在读者投票阶段,活动掀起了读者共投、踊跃点赞的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爱好者通过“辽望”新媒体平台,认真品读每一篇候选作品,用选票为心仪的文字投出宝贵的一票。短短数周内,投票页面访问量持续攀升,留言区满是读者对作品的真挚点评与对创作者的由衷赞赏……每一次点击投票,都是读者与创作者的灵魂共鸣;每一条暖心留言,都是对文学价值的最佳印证。这份跨越地域与年龄的文学共鸣,让本次活动成为连接创作者与读者的情感纽带,也彰显了大众对优质文学内容的迫切需求与深厚热爱。

经过读者的热烈票选与活动组委会的最终核验,以下作品凭借扎实的文学功底、鲜明的创作风格与广泛的读者认可度,脱颖而出。文字传递的力量永不落幕,期待在未来的岁月里,与更多热爱文字的朋友携手同行,共赴文学之约!

现公布获奖名单如下:

一、微小说类(5篇)

1.《养猫记》	作者:郭宏文
2.《柿子红了》	作者:梁玉梅
3.《继父》	作者:李海燕
4.《奔儿头和板凳》	作者:津子围
5.《王家的梨子》	作者:张建春

二、诗歌类(5篇)

1.《城市漫步》	作者:韩兴伟
2.《稻田的星光》	作者:关英贤
3.《那时,正青春》	作者:张德平
4.《写诗的叶子》	作者:屈立华
5.《秋收的心绪》	作者:马头琴

三、散文随笔类(10篇)

1.《在滚马岭寻源浑河》	作者:慕 雪
2.《习惯漂亮》	作者:张丹哲
3.《爷爷的抗战故事》	作者:于春林
4.《大凌河畔的秋声》	作者:薛利超
5.《风雪通天岭》	作者:孙成文
6.《又是杏儿压枝时》	作者:才春新
7.《看山》	作者:张日新
8.《茱萸豆腐》	作者:陈柏清
9.《过年,在回家的路上》	作者:子 禾
10.《冬天,是季节的压轴戏》	作者:孙 琳

## 在和睦山

(组诗)

韩兴伟

林中鸟鸣

你听过零下27℃的鸟鸣吗  
以及纯净如洗的天空下  
白雪窸窣窸窣的和声  
在大山深处的清晨  
哈出的热气,很快就像析出的冰晶  
挂上眉毛和发丝  
一转眼,你就变成林中隐居的仙人  
在等一场长久期待而未能如愿的邂逅  
我抱住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  
把自己想象成一棵土生土长的云杉  
那么多高大笔直的云杉,组成大阵仗  
举着翩然而至的清雾,在雪地行走  
一个人,在茫茫白雪的簇拥下  
只想淬炼成一枚虽经千难万险  
终归随遇而安的雪粒  
——拥有无所不在的鸟鸣

人间烟火

目光所及,皆是白雪  
这是冬日的和睦村  
没有人试图打扰睡在屋顶上的白雪  
也没有人去叫醒,藏在白雪怀里的小兽  
我想在柴火垛里寻找童年的山岗  
和父亲年轻时奔忙的身影  
那些金光灿烂的苞米囤子  
盛满了黑土地祖祖辈辈的希望  
一条进进出出的大笨狗  
围着满怀慈悲的你,不停地摇尾巴

山坡足迹

一行大脚印,通往山里  
护林人,不知所向  
一行小足迹  
止步于山坡上的洞口  
冷风里,我们驻足良久  
不是期待小兽的出现  
而是祈愿  
冰天雪地里,它们能够衣食无忧